



胆小鬼系列

0号标本

人体标本室惊现无名女尸，
沉寂十多年的恐怖传说再现医学院。
谁将成为下一个0号标本……

金一◎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0

号

标本

第一卷



0号标本

0 CHAO BIAOBE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0 号标本 / 金一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-7-219-06792-5

I. 0… II. 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7852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马妮璐
责任编辑 马妮璐 袁 铭
美术编辑 梁殊萌
责任校对 林晓明 周娜娜

作 者 金 一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221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792-5/I·1237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万发缘生，皆系缘分！偶然的相遇，蓦然回首，注定了彼此的一生，只为了目光交会的一刹那。

——题记

001/楔 子

003/第一章 魔曲的诅咒

017/第二章 实验楼异兆

034/第三章 神秘僵尸村

049/第四章 午夜祭祀

071/第五章 黑色星期天

093/第六章 她在太平间

110/第七章 女儿的生日母亲的祭日

118/第八章 梦中杀人

135/第九章 哭泣的撒旦

154/第十章 旅馆缉毒

166/第十一章 恶魔的微笑

181/第十二章 机械师

194/第十三章 地下室里的诗

209/第十四章 恺撒密码

227/第十五章 尘封的往事

245/第十六章 青青子衿

253/第十七章 伤心的夜

267/第十八章 鬼宅的往事

277/第十九章 了断之夜

291/第二十章 罪恶与救赎

299/尾 声

目 录

CONTENTS



楔子

夜很深了，那片墨绿色的竹林在风中轻轻摆动着。昏暗的天空似乎有东西在飘落，洒在脸上凉凉的。她感到很冷，远处吹来的风紧贴着她裸露的双臂，像游蛇般爬遍了她周身的每一寸肌肤。

她将手伸到窗外，想感受那凉凉的感觉，可落在手里的不是冰冷的雨丝，而是满满一手心的月光。

“月光光，照地堂……”床底下突然传出的稚嫩的童声，瞬间抚平了挂在她嘴角的笑纹。一阵苦涩的波澜袭上了她的心头，泪水顺着眼角缓缓滑落。

此刻寝室里的人都已经睡沉。她坐在床沿上啜泣了良久，感觉累了后才悄无声息地爬下床，伸出两只纤瘦的手在床底下摸索起来。

可一切都是徒劳的，手里除了灰尘和蜘蛛网以外，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。

孩子已经不在床底，她回眸望向门口，那里有个白色的影子在晃动。随着距离的缩短，影子渐渐变得清晰。原来那是只小孩的手，他正在门后召唤她呢。她的嘴唇蠕动着，喉咙却发不出一声声音。

月光从窗外柔柔地泻进，照在那只细嫩的小手上。片刻之后，那只毫无血色的手消失了。

她疯狂地推开门，在走廊里留下一串脚步声。

室外，夜色不无凄凉，站在竹林边缘的孩子仍在召唤着她。她伸出手，两只没穿鞋的脚仿佛不知道疼痛，在荆棘丛里一刻不停地穿过，殷红的鲜血顺着脚踝悄然淌下，空气中迅速扩散开一股血香。

然而孩子还是不见了，四野唯有萋萋野草。她的身子僵在竹林边上，耳畔风声肆虐，被风吹乱的头发勾勒出她那张秀美无比的脸。就是因为这张脸，她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，但用不了多久，这一切就将结束了。

她哧哧地笑着，那支来自地狱的钢琴曲从实验楼里飘然而至，绝望中掺杂着恐惧，让人无处躲藏。

地狱之门将会为所有负罪的人开启！

她缓缓走到那扇虚掩着的门前，里面昏暗的光线在她的脸上留下迷离的印记。

“你终于来了……”门后闪过一双犀利的眼睛，阴冷得如同剃刀。

她用纤弱的手将门推开，但后面什么人也没有，周遭静得只存嗡嗡的耳鸣声。她闭上眼睛，无尽的黑暗中那个可怜的孩子又出现了，孩子拉着她的手，一蹦一跳地在前面引路。

她的眼溢出晶莹的泪水，嘴唇翕动着，喉间哽咽无声。

“你来呀，快来呀……”

桌子就在眼前，她缓缓爬上去，将脖子伸进绳套。

一阵痉挛后，灵魂飞离了身体。她睁大了双眼，原来这世间有些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……



第一章 魔曲的诅咒

1

午夜，实验楼旁，水竹林里。

氤氲的雾气将偌大一片竹林笼罩得密密实实的，一只饥饿的乌鸦扑棱了几下落在竹梢上，尖锐的眼睛死死注视着不远处的神秘来客，发出一连串吓人的怪叫。

来人披着一件白色的斗篷，只有一双眼睛从帽檐下露出来。如果在平时，这是一双敏锐而富有亲和力的眼睛，但是今天不同，因为他的眼里含着泪水。

两只体形硕大的白猫紧紧跟在他身后，琥珀色的眼睛散发出怪异的光泽，他们的目的地是这片竹林的深处。

地上腐烂的竹叶散发出特殊的气味，也许在这下面埋藏着无数精灵的尸体，它们在日复一日地等待这一天，这个特殊的日子。

神秘人缓缓爬上土坡，身后留下一深一浅两排脚印。

这时他身后的两只白猫突然警觉地竖起耳朵，喉咙里发出贪婪的低吼。

静谧的竹林深处响起一阵骚动，两只白猫迅速冲上去，雪白的身影一下子被漆黑的夜色吞没。

空气中随即传来死亡的味道，紧接着便是一串细碎的脚步声。

一只白猫的嘴里叼着只体形和它差不多大的野兔，兔子的咽喉已经被咬穿，从胸腔里漏出来的气哧哧响着。

神秘人蹲下身子，从猫嘴里一把将兔子抢过来，白猫低鸣了一声，有些不甘地退到一边。

“亲爱的人啊，你离我而去已经十四年。这十四年的岁月催老了我的容颜，却摧不散我对你的思念。”他喃喃自语着，灼热的泪水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。

前方终于出现了一丝亮光，神秘人停下脚步，痴痴地望着眼前那棵弯曲的大树。

他的眼里充满无限柔情，然而柔情背后更多的是痛恨和绝望。

这段路是如此漫长，无论他怎么走，怎么追赶，都跟不上她的脚步。

他屈膝跪在地上，两只白猫一左一右，伴随在他身边。

我愿化作你脸上多情的泪滴，那样我离你彷徨的心灵就不会那么遥不可及！

他的心思早已飘到了十四年前，那个凄惨的深夜。

就是那个可怕的深夜，他挚爱的恋人在这片竹林自杀了，当他趴在她脚底哀号时，她的呼吸和心跳早已经停了。

“你为什么将我独自留在这人世间，我的肉身虽然活着，但

是灵魂早已经死去，死在了十四年前那个沉寂的深夜！”他的声音在颤抖，吓得竹梢上的乌鸦大叫着仓皇逃窜。

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包装异常精致的长方形礼盒。礼盒里放着一枝娇艳欲滴的玫瑰，玫瑰花下压着一张泛黄的宣纸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可以隐约看到纸上写着很多音符，这是一张年代久远的钢琴琴谱。

神秘人身旁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台录音机，他仿佛是朝圣的信徒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，将玫瑰花的刺狠狠刺进指尖，然后痛苦地仰起头，任凭鲜血从自己的指尖一滴一滴落下来，洒灌在那棵扭曲的大树下。

“今晚，在你神圣的祭日里，我用鲜血为你灌溉，用取自魔鬼的贝多芬魔曲祭奠你！”

无比恐怖而又凄凉的钢琴声从录音机里传来，这诡异的声音是那么绝望和无助。

兔子的头被咔嚓一下拧了下来，鲜红的血水喷射到神秘人的白斗篷和脸上，此刻他脸上的表情已经变成了狞笑。

又是一个午夜，月光异常皎洁的午夜。

两只秃鹰低鸣着掠过天际，巨大的翅膀将圆月遮成了窄窄一弯弦月，那幽冷的弧光，仿佛死神手中的镰刀。

辗转难眠的我被一阵清亮的歌声唤醒。

我在哪？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一片荒芜的乱石山上。

四周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丝风，也没有任何人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所很大的房子，有高高的门院，门楣的匾额上题着四个血红的大字——陈家鬼宅。

我感到一阵毛骨悚然，正打算转身离开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门后传来一声幽幽的轻唤：“留步，留步，进来吧。”

“我到底在哪里？”我胆怯地问。

“陈宅，陈家老宅。”那声音说。

我抬起眼睛一看，那四个血红的“陈家鬼宅”已经变成了“陈家老宅”。

“进来，进来啊。”虚无缥缈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

朱红色的大门里透出昏黄的烛光，而且传来一股诱人的肉香味。

我推开了门，看到一个身穿素服的女人背对着我坐在摇椅上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他心头牵不断的丝线，他是我眼角流下的血泪。”

我缓缓靠近这个一直看不到脸的女人，心里慌乱极了。

女人身下的摇椅不断发出咿咿呀呀的响声，折磨得人牙痒痒。

那股浓郁的肉香不断飘进我的鼻腔，勾起我强烈的食欲。

我已经站在女人背后，她缓缓转过脸，脸上挂着血色的泪水，哀怨道：“你看，那些异乡人夺走了我的爱人，还用大火烧焦了他。”

她的怀里抱着一具焦黑的尸体，散发着奇异的香味。

我猛然一惊，看到一只手突然出现在眼前。

“林瑞，你睡着了吗？”我下铺的石磊晃着手问我。

原来是这家伙，我长长舒了口气，“已经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？”

“我睡不着。”他爬到我床上，在我身边躺下。

“有烟吗?”

我从书桌上拿来一包烟，抽出一支递给他。

“你觉得俞小露的死跟陈军有关吗?”

我沉默了半晌回答不上来，其实这几天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。

陈军是九个月前搬到我们寝室的，当时只听说他和之前寝室的人闹得关系很僵，搬过来和我们住后，没几天就和病理专业的女朋友俞小露分手了，此后好几次他和我在路上碰到她，都有意地躲着，就像碰到了鬼。

“想什么呢?”石磊有些不耐烦，“你说陈军为什么在这节骨眼上消失了?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他那么做一定有理由吧，说不定过几天就会回来。”

“虽然老觉得他很怪，但我相信他一定是清白的。”

窗外万籁俱寂，白玉兰的花骨朵开得正艳。

第二天下午有政治课，我和石磊旷课待在寝室里，同室的舍友岳明和陆小强都去网吧玩“魔兽”了，我们实在无事可做，便躺在床上，一个看杂志，一个睡觉。

我发现这几天石磊沉默了许多。前天晚上，就是俞小露自杀、陈军神秘失踪的第二天半夜，他突然爬到我的床上问我有没有听到钢琴声。我说没有。他说他明明听见了，就和俞小露自杀的时候听到的一样。我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俞小露自杀的时候有钢琴声?”他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，和我同床睡了一个晚上。

看了两个小时的书，不觉天色有些暗了。

补足了睡眠的石磊脸色好了很多，我们正盘算着谁去食堂打饭。

石磊恢复了往日好逸恶劳的本性，觑着老脸对我说：“林瑞，你长得比较帅，所以你去吧。”

我说：“难道长相跟打饭有着必然的联系？”

“当然，”他说，“食堂大娘说你长得跟她儿时的偶像比较像，所以你去打，她兴许会挑大块的排骨给你。”

“切，我有你形容的那样长相跟不上时代吗？！”我给了他一记闷拳，准备收拾家伙去打饭。

这时广播里突然响起了我的名字。传达室的老头是个北方人，说话声音京味十足。我只好把吃饭的家伙递给石磊，叫他自己去。

“有你这样的人吗？”趁我没出去之前，他报复道，“早知道你是个白眼狼就不在你和殳倩之间搭红线了，天天一起吃饭还搞什么千里传音，好不浪漫！”

“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，少影响人食欲。”

“我看是情欲吧。”

本以为气氛轻松了，往后的一切也会向好的一面发展，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，我的想法是错的。

通过广播找我的不是殳倩，而是姜邵俊警官。他来找过我，第一次是为了调查俞小露的死和陈军的神秘失踪。第二次找我我倒不觉得意外，因为我父亲和他父亲是战友，我们两家的关系不错，他找我是为了一起吃晚饭。

然而这次又是为什么呢？案件结果昨天不是已经下来了吗？学院的负责人说俞小露是自杀而亡的。

不管怎样，老被警察找，还是让我心里毛毛的。

我们在学院东隅的“蓝色咖啡吧”找了个座位。

姜邵俊今天穿着浅蓝色的李宁运动衫，下面是一条牛仔裤，

看样子挺休闲的。我知道他这身打扮是为了照顾我的感受，因为这几天我和同寝室的石磊、岳明、陆小强都被盘问了无数次，神经扯得如琴弦一般紧，搞不好哪天就会有人疯掉。

我们先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，多半是我搬家后的事情。五年前我们两家都住在江滨市城关镇上，后来我们搬了家，住到了邻近市，两家便只能电话联系。所以突然见面，特别是现在这种情形下，心里多少有些不自在。

“你听听这个。”他从包里拿出一个随身听放在我面前。

“现在连MP3都过时了，你怎么还藏着这古董？”隐隐地，我想起了石磊对我说过的恐怖钢琴曲。

姜邵俊的神色有些严肃，“我想这里的曲子可能跟俞小露的死有某种联系。”

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戴上耳机，打开了开关。

一段婉转的钢琴演奏曲幽幽地在耳畔响起，开始的音调低沉而忧郁，有点像哀乐，然而这种近乎宁静的前奏好似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，静谧中透露着不安，甚至是恐惧。很快，前奏被强烈震动的音符代替，哀伤和莫名而来的恐惧席卷而来，笼罩了我的整个身心，我的额头开始沁出冷汗。

姜邵俊一直望着我，就像看着实验室里被注射了某种有毒的药物后随时会死去的白老鼠。

“如果感到不适就关了吧。”他的声音有些发涩。

我摇了摇头继续往下听。

钢琴声渐渐变得像汹涌澎湃的潮水，在一阵好似痉挛的短促音符中，我好像听到了哭声，心里的恐惧随之加剧，无以名状的忧伤使我再也无法听下去。

我关掉随身听将它还给姜邵俊，开始明白石磊为什么会连日

失眠。

“你感觉怎么样？”见我脸色不对，向来稳重的姜邵俊不免有些慌神，“除了钢琴声，你还听出别的什么了吗？”

“钢琴曲的后半段的确有些怪怪的，不过太短了，没听清楚。”

“起先我也没听明白，不过后来通过技术部门的处理，那几个怪异的音符被延长了几秒钟，听起来便清楚了，应该说后半段的曲子很像女人的哭声。”

正如姜邵俊所说的，这曲子是凄惨而朦胧的哭泣声，若有若无的像只鬼魅，慢慢萦绕在空气中，将人蛊惑。

他从随身听里取出白色的磁带，我怔怔地盯着上面的标签：“《贝多芬的诅咒》？难道你觉得俞小露的死跟它有关？”

姜邵俊笑了笑，并没回答。

2

咖啡吧外，橘黄色的阳光洒在校园宽阔的干道上，显得无比慵懒。下课已久的学生们形单影只地来来往往，就像秋末迁徙队伍中落单的大雁。姜邵俊似乎受了感染，一言不发地陷入了沉思。在我们之前的谈话中，曾经多次谈及陈军搬寝室时的情景，如今回过头来想想，那个夏夜注定是这场噩梦的开始。

当时我和石磊还住在老宿舍楼里，学校刚竣工的公寓楼由于验收问题，迟迟不能入住。夏末的日头又毒辣得厉害，一些本地的学生往往会选择周末的前一夜偷偷溜回家避暑，因此宿舍楼周围经常空荡荡的见不到一个人。

记得那晚我赤膊躺在自制的吊床上，感觉异常燥热，大颗大

颗的汗珠不断地冒出来，黏糊糊的叫人抓狂。石磊机灵得很，不知什么时候像鬼魂一样飘去约会了，剩下我这个被他戏称为宅男的无聊人躺在寝室里干巴巴地啃书。老实说，自从岳明和陆小强外出合租后，我和石磊几乎天天在一起，从没见过他像现在这样忙活，一天之中除了吃喝拉撒睡，基本没个消停。

这个烂人！我在心里暗骂。他那张狗窝一样的床上，此刻正放着一堆晦涩难懂的图书。真是婊子立牌坊，从来不看书的人还假惺惺地装文学青年。鄙视了一下，我收拾脸盆和毛巾准备重新洗一次澡。

寝室外的楼道此时静得出奇，以往这个时候大伙都会争先恐后地排队占位置，然而那天却一反常态，仿佛所有的人和声音都从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消失了，只有我脚下的木板鞋与地面碰撞时发出的噤噤声，依然不知疲倦地在耳畔回荡。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。

这时，一声沉闷的撞击声突然从隔壁传来，好像有人在砸东西，我按捺着好奇心继续往淋浴间走去，毕竟往墙上钉钉子或在寝室里打篮球是常有的事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

砰！撞击声仍然没有停息。

这样闷热的天气里，弄出噪音只会引起别人的反感，不知道是谁这么没素质。

我经过发出声响的那间寝室时，快速往里瞄了一眼，里面并没人。

我摇了摇头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但随后声音很快又传来了，而且显得有些异样。

我停下脚步，轻轻倒退到那扇虚掩着的门前，里面依然什么也没有，路灯透过白色的窗帘，将室内照得灰蒙蒙一片。